

浙江省2013年度重点出版物

个体

的探寻

——郁达夫独创性问题研究

张震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个体的探寻

——郁达夫独创性问题研究

张震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体的探寻：郁达夫独创性问题研究 / 张震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7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独创性研究丛书)

ISBN 978-7-81140-902-4

I. ①个… II. ①张… III. ①郁达夫(1896~1945)
—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284 号

个体的探寻——郁达夫独创性问题研究

张 震 著

责任编辑 蒋红群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王好驰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93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902-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序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创新已持续了百年多,在引进西方理论为价值坐标阐述中国问题和经验方面,应该说研究是硕果累累的。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和积累特性看,这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不能轻视。但这样的创新在面对如下问题时却又是具有重大缺陷的。即从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开始,一百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在世界现代重大问题上还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声音?为什么中国现代还缺乏影响世界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即便莫言偶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评语却是非原创性的利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方法”,而不是像马尔克斯那样能创造自己的方法。言下之意,本套丛书产生的问题意识即在于: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就甘愿做西方理论的阐释者和实践者,从而将自己的理论主体性悬置起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独创性和原创性,该如何才能建立起来?

产生上述问题意识的理由即在于:综观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多标示“创新”的丛书,迄今为止依然是以西方理论为依托进行引进式创新,缺乏以中国文化为特点、以中国问题为特质所形成的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改造工作;与此同时,一些以强调“中华性”“本土性”为特征的创新研究,也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依托,在不改动儒家和道家哲学的前提下来理解“中国文化特性”,不能把《易经》原典与解释原典的儒家《易传》区别开来,进而也不能形成中国当代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并使之区别于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理论原创追求,这样也就难以应对以肯定个体性、独创性和尊重生命为内容的现代生活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也就是说,缺乏对以阐释、移介为创新模式进行穿越的“独创追求”,缺乏以“观念独创”“理论独创”“文化产品独创”来体现现代中国对世界独特的文化使命感,自然也就缺少以这样的创新为标准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检验的批评实践和研究实践。

这个问题自然也影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以“现代性”为坐标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观”,以“启蒙性”为坐标肯定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的作家,抑或以“重写文学史”为标志对被中国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忽略的边缘作家重新重视,均体现出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然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回事,中国文学在现代化中如何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则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现代优秀作家与世界一流现代作家的差距究竟是体现在“现代性”上,还是体现在对“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上,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前者考虑更多的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时代特征和共性内容,后者更多考虑的是以前者为基础且突破前者的独创性内容。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代作家和西方经典作家相比,中国现代优秀作家在文学的独创性和原创性上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空白。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有利于建立“启蒙现代性研究”“边缘民间性研究”和“独创经典性研究”之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也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模式。

当然,这套丛书现在呈现给学术界的三本著作,还只是体现参与丛书的学者们的一种初步努力,或者,这只是学者们在上述努力目标驱使下尽力而为的初步实验。我还不能说,这样的实验能够达到让学界朋友们都能满意的创新效果。丛书的作者们本身也是在“阐释性研究”的模式上起步的,其自身也需要经历从阐释性研究向以独创为文学性坐标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我在内,应该都是艰难的。加上“以独创为坐标的文学批评方法”是什么,本身在我这里也是处于理论的探索和建构中,这就必然带来我们对“独创”的理解、以独创为坐标的研究方法该怎样展开实践、这样的实践最好达到怎样的效果,也都处在尚待清晰化的过程中。为此,我与丛书的作者们只是在对“独创”的理解上以“作家个体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为一个大致的共识,但又必然包容并且尊重作者们各自对“独特理解”的不同的体验,以及依据这不同的体验展开的不仅在风格上而且在水平上都可能存在差异的实践。所以在这里我不准备分析这三本书的得与失,留给学界评判似乎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我尤其想说的是,在研究方法上这是一套真正属于探索性的丛书,所以必然使得这些研究与现有的阐释性研究、个性风格化研究模式保持一定的联系,

从而使之看上去可能难以达到耳目一新的效果。这也意味着,从现有的研究模式向我们理想的“独创性研究”模式的转换,同样可能是一个积累过程。所以在这样的探索中,我们诚心希望听取学界同仁的各种批评意见,以使今后的研究能够避免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然,从我来说,更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们的兴趣,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中国文学研究的独创性意识,并通过探索体现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如果能蔚成风气,中国当代文学的原创性和独创性追求,便可能具有了相应的文化氛围。

吴 炫

2013 年 1 月 19 日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作为问题语境的五四个人主义(1915—1920)	12
第一节 五四个人主义的兴起:思想与文学	12
第二节 五四个人主义的价值困局	19
第二章 自我的迷惘	31
第一节 文化认同的危机	31
第二节 脆弱的自我幻象	40
第三节 “Living Corpse”:“我”的分裂	54
第三章 零余者的自觉	65
第一节 现代的磨难	65
第二节 零余的自觉	76
第三节 独在的欠缺	88
第四章 中国式个体的探寻	100
第一节 传统的再发现	100
第二节 中国式现代个体的建构	112
第三节 “完成自己”:文学与政治	125
第五章 独创性问题:比较与反思	134
第一节 独创性比较:郁达夫与郭沫若、鲁迅	134
第二节 抒情主义的限度	147
参考文献	160
后 记	163

引 论

本书尝试对郁达夫小说^①的独创性问题加以考察。“独创性”在此既是考察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基本视角。因此,在进行具体的探究之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谓独创性?独创性问题的研究如何进行?下面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两个问题,并介绍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

一、独创性的内涵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将独创性作为中心问题,并不意味着向浪漫主义及其天才论美学的回归。尽管就西方美学史与文论史而言,“独创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概念,是与浪漫主义思潮紧密相连的;天才的自我表现即是独创。但事实上,即使在浪漫主义天才论美学的视野中,独创性概念也表现出某种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于其更多地与作品的特性及其价值相关联。正如英国诗人扬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一文中所说:“我……满足于大家必须承认的事实,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②这意味着,在天才论美学及其主体形而上学已趋沉寂的当代美学、文论语境中,我们仍可尝试对文学作品的独创性问题加以探讨——“独创性已退居作品之中”^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赞成罗吉·福勒所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中对“美学意义上的独创性”的阐释。该书认为,“对批评家来说……美学意义上的独创性至关重要。一部作品之所以具有独创性,是因为

① 本书的郁达夫小说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郁达夫全集》第一卷与第二卷,其中收入郁达夫1919~1935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47部。但在笔者看来,《郁达夫全集》中被收入第三卷(散文卷)与第四卷(游记、自传卷)的不少作品,如《还乡记》《还乡后记》《零余者》《小春天气》《感伤的行旅》等,实际上也可视为小说。因此,本书所论及的郁达夫小说,也包括这些未收入小说卷的作品。关于郁达夫小说与散文之文体界限模糊的问题,可参看许子东《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98~107页的相关论述。

② [英]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③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它的每个方面都对促成作品整体的内在秩序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的‘独创性’实际上是与‘好的’一词同义”^①。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美学意义上的独创性”,是针对作品的整体结构与品质而言的,而将“独创性”视为“好的”的同义词,更彰显了“独创性”概念的价值评价功能。不过,进一步来看,究竟什么是“独创性”或者说“美学意义上的独创性”?独创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与作品的整体性相关?为什么独创性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上述解说却又语焉不详。这表明,有必要对独创性的内涵问题加以深入的探讨。

既然独创性概念所针对的是文学作品,那么,独创性概念的内涵也就在根本上与我们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的理解有关。在我们看来,文学作品就其完满形态来看是一种“世界”式的存在。“世界”,在此是就其存在论意义而言的,指的是一种意蕴关联的整体:“我们把这种含义的关联整体称为意蕴。它就是构成了世界的结构的东西。”^②这不仅意味着,文学作品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具有某种内在结构与整体品质,因而具有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特点;还意味着,文学作品在根本上所构筑的是一个意义空间,包含着无尽的意义生成、拓展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世界”的作品的具体呈现也就是“作品的世界”:“作品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成的但又是无限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作品以自己的形式和内容向我们陈述的,并要求思考和感觉的东西。作品的世界就是作品本身,但不是把作品的直接的、没有意指作用的现实视为一个无声的、没有灵魂的物,而是视为超越自身、走向它的意义即准主体的物。”^③作品是创作的完成形态,因而作品的世界也是完成的,表现为自足的艺术整体。但是,这种整体又是意义的整体,它向我们有所“陈述”,并“要求思考与感觉”,因而其意义在不断的增殖之中,这又使得作品具有了某种“准主体”的“超越自身”的特性。因此,作品的世界即是“完成”的整体,又是“无限”的整体。实际上,这种既“完成”又“无限”的整体存在就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作品的世界”就是作为“世界”的“作品本身”。

正是以对文学作品的“世界”性质的把握为基础,独创性的基本内涵才得

① [英]罗吉·福勒主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190页。

②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第102页。

③ [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以彰显。在此,独创性首先可理解为一种“不同性”。所谓“不同性”,指的是文学作品与既定现实的“不同”,或者说,文学作品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一方面,这里所说的“不同”,是“世界”意义上的不同,因而并不意味着“材料”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文学世界的全部材料都来源于现实,但是,这些来自现实的材料却被以和现实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因而表现出不同于现实的结构、性质,构成了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世界。另一方面,“现实”在此必须加以宽泛的理解,它不仅包括生存现实与观念现实,还包括已有文学作品所组成的文学现实。就前者而言,独创性意味着文学能创造、开启一个与生存现实和观念现实不同的世界。应该说,这一方面早已被理论家所发现,比如,韦勒克就曾指出:“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①希利斯·米勒也认为:“文学作品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以词语模仿某个预先存在的现实。相反,它是创造或发现一个新的、附属的世界,一个元世界,一个超现实。这个新世界对已经存在的这一世界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补充。”^②只不过,无论是韦勒克还是米勒都未能将此现象与独创性联系起来。实际上,这是从文学总体的层面对独创性的定位:既然文学是通过建立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获得其价值定位的,而在所有的生命存在中又只有人才具有这样一种建构不同世界的价值冲动与能力,因此,文学在总体上就其“不同性”而言就是“独创”的。与此相应,还有文学内部的“独创”,即文学作品与既定文学现实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学固然在总体上是通过与现实的不同来体现其独创性本质的,但是,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这种“独创”却又可能是“非独创”的。这从文学史中充斥的大量模仿性、雷同性作品就可见一斑。因此,文学作为一种追求“独创性”的价值努力,也就不仅仅表现在与现实世界的不同追求上,更表现在与既定的文学作品及其所建构的文学世界的不同上。事实上,这种文学内部的独创,乃是作为文学总体特征的独创性的真正落实。在“文学性蔓延”^③的时代,只有做到与既有文学现实的不同,才有可能做到与生存现实和观念现实的不同。

与文学作品的“世界”性质及独创性之为“不同性”相关,独创性概念的另

①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②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③ 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15~24页。

一基本内涵是“真实性”。众所周知,真实性问题是西方文论与美学最古老、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因此,真实性问题并不能局限于独创性的意义域之中。而且,将真实性引入独创性概念的思考之中,无疑增加了独创性内涵的复杂程度。不过,如果联系康德对“也可能会有独创的胡闹”^①的忧虑来看,在独创性问题的讨论中将真实性确定为其价值前提,就是颇有必要的了。事实上,对文学作品的“世界”性质的讨论本身就已包含了真实性的内涵。文学作品作为“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意味着文学作品的内在诸成分及其意义具有一种融贯与统一的特性,而这种融贯与统一的意义构成正是“融贯之真”的基本内涵:“根据融贯论,一个陈述是真的,它将与其他某些陈述相贯通,这些陈述可能是具有理念证据的理念认知者要断定的一组陈述的整体。”^②尽管真理的融贯论在哲学认识论上困难重重,但在文学场域中则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如韦勒克所言:“小说与生活或现实相比的真实性,不应以这一或那一细节的事实准确性来评判……正确的批判方法是拿整个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想象的世界加以比较,而我们的经验和想象的世界比起小说家的世界来通常缺少整体性。”^③这种由作品的整体性而来的真实性,是一种“统一的真实性”^④。不过,仅仅从“统一的真实性”出发来把握独创性作品的真实性内涵,并未触及其核心。如前所述,文学独创性的本质是与既定现实世界的“不同”,因此,独创性作品的真实性在根本上是与此“不同性”相关的。在我们看来,这种与“不同性”相关的真实,是一种启示性的真实:文学作品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同而并立”的关系,文学作品并不改变、拒绝、取消现实世界,而是以其独特而丰富的思想内蕴和深远的艺术魅力与现实世界并肩而立。这一富有魅力的文学世界固然自为目的,但在与现实世界的比照中却展现出启示性的力量,从而具备了“感召、潜在地激发人们在现实中确立自己的存在的欲望”与“使人产生离开、超越现实世界的那种精神上的功能”^⑤。由此可见,这种启示性的力量和功能不仅同样具有“世界”的性质,而且在根本上指向的是“存在”,是对此在生存之可能性的“展开”与“去蔽”,因而是更深层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真实性:“只有通过此在

①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② [美]布鲁斯·昂:《形而上学》,田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③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250页。

④ [美]布鲁克斯、华伦:《小说鉴赏》,主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页。

⑤ 吴炫:《艺术否定论:缘起和内涵》,《山花》1997年第2期,第72页。

的展开状态才能达到最源始的真理现象……只要此在作为展开的此在开展着、揭示着,那么,它本质上就是‘真的’。”^①正是这种启示的真实性,标示着独创性的深度。

进一步来看,以不同性与真实性来规定独创性的内涵,还使得独创性概念的价值性特征得以凸显。就“不同性”而言,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不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在于其“不同”,两者因其性质、结构的不同而被人同时需要,它们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区别,又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人来说,立足于这两个不同世界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获得一种价值上的平衡。此外,既然“不同”是从整体性的层面对文学之为“世界”的价值认定,那么,不同性也就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在整体上的自我实现的价值标准:一部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尤其是与既定的文学现实世界的“不同”的程度差异,在此意义上也就是其文学自我实现程度的差异。其“不同”的程度越高,该作品的自我实现程度也就越高,其价值也就越大。当然,也正如前文所述,为避免“独创的胡闹”,独创性本身又以“真实性”为其价值前提。这也就意味着,独创性的不同性内涵也必须以真实性作为其前提。具体就独创性作品的两种真实性而言,“融贯的真实性”或“统一的真实性”与作品本身的整体化程度相关,因而构成了作品的形式价值的表征,并且同样具有程度性特征:“融贯论的另一特征是真理的程度学说。如果真理主要是整体,那么个别部分将不是完全真理,而只是脉络上的真,或某种程度上的真。”^②而“启示的真实性”或“存在的真实性”则直指作品之为意义存在的核心,并构成作品世界与现实世界之“不同性”的价值保证。就此而言,作品的启示性力量的大小,也就成为作品的独创性程度及其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总之,不仅独创性概念从其不同性与真实性内涵中获得了价值性特征,而且以此为基础决定着文学作品本身的自我实现程度也就是价值程度的高低,这也就是罗吉·福勒所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中关于“作品的‘独创性’实际上是与‘好的’一词同义”论述的深层理由。

二、问题语境与比较方法

独创性问题的研究是由独创性概念的内涵所决定的。如前所述,独创性概念的内涵包括不同性与真实性两个层面。因此,文学作品的独创性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对该作品的不同性与真实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并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54页。

② [美]波伊曼:《知识论导论》,洪汉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不意味着对文学作品的不同性与真实性的研究可以割裂开来。文学独创性固然表现在与既有现实的“不同”上,但这种“不同”本身却以真实性为其价值前提与基本内涵,两者在根本上是一体的。独创性作品的整体品质可以概括为“不同而真实”。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同性与真实性相统一的特征,厘定了独创性研究的基本内容。

当然,仅仅确立了独创性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不够的。我们在此讨论的主要还是研究的途径或方法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层面我们面临着一些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一般来说,独创性包含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等含义,但我们如何去研究某个不可替代或独一无二之物呢?为了彰显其不可替代或独一无二,我们必须经由某种比较来言说。不仅如此,当我们将独创性阐释为不同性时,本身就包含了比较的含义。这意味着,比较在此就构成了独创性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方法。问题在于与谁比较和如何比较。理论上,要证明与研究某物的独一无二,必须穷尽世间万物——我们要证明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只黑天鹅,总是包含了我们已对世界上所有其他天鹅的颜色有所了解这一假设。但是,至少在文学领域,这却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无法读遍世界上所有的小说来证明《红楼梦》的独一无二。更何况,我们如何在比较中来论证其独一无二或“不同”呢?“所谓比较,乃是透过对比(contrast)与类比(analogy)来找寻异同的一种方法。对比强调异点探讨,类比强调同点描述;前者可使两物的特点益形突出,而后者则可归纳为通则和模式。”^①比较本身就包含了求异与求同两个方面。从求异的角度来看,所有小说皆有其异;从求同的角度来看,所有小说又皆有其同。

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比较方法在独创性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想说,如果缺乏某种合理的限定,我们将无法解决与谁比较和如何比较的问题。进一步而言,独创性本身就是一个限定性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某种限定的情境中来讨论独创性,独创性所指向的不是绝对的独一无二与不同。在我们看来,这种限定性的情境就是“问题语境”。这里所说的“问题语境”中的“问题”,指的是既定现实——包括生存现实、观念现实与文学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现有的思想、观念和艺术作品等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些问题可能是作家所自觉意识到的,也可能是作家不自觉地作品中加以表现,而由研究者加以明确阐发的。不论是否自觉,这些问题在作家的创作中都具有作为出发点或基本动力的意义。与此相关,“问题语境”中的“语境”,既

^① 张静二:《文学的省思与交流》,转引自乐黛云等著:《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指作家创作的语境,也指研究者研究的语境,或者说,是两者的“视域融合”。作家在此问题脉络中展开其独创性的探索,而研究者也只有把握了这一语境,才能真正理解作为作家创作成果的文学作品的独创性价值。

将“问题语境”设定为独创性研究的基本限定性情境,首先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作家的创作需要“问题”来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或基本动力吗?这里涉及对“问题”的一般性理解。可以发现,即使我们不承认作家的创作需要“问题”的发动,但作家的创作与“经验”相关——假如不明确称之为经验的表达的话——则应该是大家都能认可的。用里尔克在《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中的话说:“诗是经验。”^①但正如加达默尔所说:“在所有的经验里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如果没有问题被提出,我们是不能有经验的。”^②经验所预先设定的问题结构就是开放性。就经验而言,这种开放性指的是由经验本身所促成的对新的经验的开放:“有经验的人表现为一个彻底非独断的人,他因为具有如此之多的经验并且从经验中学习如此之多东西,因而特别有一种能力去获取新经验并从经验中进行学习。”^③为了向新的经验开放,就必须具备开放自身并将事物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的能力,而这就是提问的能力:“提问就是进行开放。被提问东西的开放性在于回答的不固定性。被提问的东西必须是悬而未决的,才能有一种确定的和决定性的答复。以这种方式显露被提问东西的有问题性,构成了提问的意义。被问的东西必须被带到悬而未决的状态,以致正和反之间保持均衡。每一个问题必须途经这种使它成为开放的问题的悬而未决通道才完成其意义。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要求这种开放性。”^④正是在此意义上,提问是经验的开端,经验具有问题的结构。作家的经验也概莫能外。

当然,仅仅论证“经验”与“问题”的一般性联系,并未解决此处提出的关于“问题”本身的优先性的问题。我们无意泛泛讨论作家的创作,而是着眼于独创性问题来谈的。因此,对“问题”的强调,必须回溯到对独创性内涵的考察。事实上,正是独创性之不同性与真实性的双重内涵,确立了“问题”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或基本动力的位置。一方面,不同性在此揭示了独创性问题的基本价

① [奥]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3页。

②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

③ 同上,第457页。

④ 同上,第466~467页。

值结构是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独创性作品创造、开启了一个与生存现实、观念现实及既有文学现实不同的世界。这里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不同”呢？这一问题固然可以从人的“二重化在世”的基本存在结构出发加以回答^①，但也包含更直接的层面：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种“不同”，就是因为既定现实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现有思想、观念与艺术作品所无法解决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根源是对现实的“不满”或“不满足于”：“最根本的、原初的冲动应该是人对现实的‘不满足于’的情绪和意识。人因为意识到现实的问题和局限，才会有‘不满足于’的批判冲动，才会有创造的行为与实践。”^②无疑，在此，“问题”正是走向“不同”的出发点与基本动力。另一方面，独创性的真实性内涵的核心是一种启示性的真实，即独创性作品的世界以其丰富的思想意蕴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与现实世界的比照中展现出启示性的力量，进而感召人们离开现实世界、创造自我的真实的存在。这里同样可以追问的是，此处的“启示”究竟是针对什么的启示？难道这里的“启示”不正是针对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而显示其力量的吗？进而言之，这里的“启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实“问题”之解决的某种可能性的探索和展开，其“真实”也就是这种“可能性”的意义上的个体化的“真实”：“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成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③由此可见，独创性的真实性内涵同样以对现实的“问题”的指认为其前提与发端。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独创性研究的首要步骤是问题语境的设立。一旦问题语境得以确立，研究的主要内容就将集中在作家对此“语境”中的核心问题的探索之上，其作品的独创性品格与内涵也就在此探索中得以展现，或者说，其作品与现实的“不同性”与启示的“真实性”就包含在这种探索的历程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比较方法的运用。既然“独创”的概念本身就已包含了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的内涵，那么只有在比较之中才能真正厘定该作家作品的独创性价值及其得失。事实上，正是问题语境的确立才解决了前述“与谁比较”及“如何比较”的问题。就“与谁比较”而言，这里

① 参见张震：《文学性：独创的境界》，《原创——东方现代文化观念创造研究专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254页。

② 吴炫：《否定主义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③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0页。

的“谁”应该是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处于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语境中的主要作家,借用比较文学的术语来说,这些作家和我们的研究对象才具有某种“可比性”。就“如何比较”而言,我们所作的比较应该围绕诸作家作品对此“语境”中的核心问题的探索而展开,也就是说,诸作家作品对此核心问题的探索在体认、途径、内容、结果、性质等方面的“不同”是我们比较的重心,而其各自文学世界的“不同性”的程度高低与“真实性”的启示力量大小——实则就是独创性本身的程度差别也就可以在此比较中彰显出来。

三、基本研究思路

本书以郁达夫小说的独创性问题为研究对象。关于郁达夫,我同意顾彬先生的观点——“他的作品迄今都被人低估”^①。在我看来,郁达夫固然并非20世纪中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但仍位列少数具有一定独创性的作家的行列。这也意味着,本书对郁达夫小说之独创性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重新解读。

本书第一章尝试探讨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语境。郁达夫属于五四一代的作家。对郁达夫来说,五四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个人”的问题,“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②,“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③。因此,可以认为,五四个人主义构成了郁达夫创作的基本问题语境。本章展现了五四个人主义在思想与文学两个方面的兴起。不过,如果郁达夫小说有其独创性,其关键还不在于受到五四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于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握到五四个人主义的内在问题或局限。因此,这里对五四个人主义的考察,也不仅仅停留在历史描述的层面,而是尝试着进一步探讨其内在的价值困局。在我看来,五四个人主义的价值困局主要表现为“中与西”“个与群”“灵与肉”三个层面的悖论冲突。这也意味着,五四所张扬的“自我的发见”或“觉醒的个人”尚缺乏稳固的价值支点,五四个人主义并未解决“如何建立中国式现代个体”这一核心问题,而正是这一问题引导着郁达夫小说对“自我”“个人”的独创性探索。

第二章考察郁达夫早期小说对五四个人主义之价值困局的直观把握,这

①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② 郁达夫:《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③ 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选集导言》,《郁达夫全集》(第十一卷),第180页。

种直观把握表现为一种“自我的迷惘”。在《银灰色的死》中,这种“自我的迷惘”源于小说主人公在文化认同上的危机:“他”既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也无法在西方文化中为自己找到文化认同与价值依托,因而只能处在无“家”可归的惶惑与哀伤之中。《沉沦》对“个人”“自我”主题的探索的独到之处则在于,这里的“个人”“自我”本身成为了质疑乃至颠覆的对象。或者说,《沉沦》中的“个人”“自我”的“精神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内虚性的问题,并具体表现为其自我想象的虚假,以及在自我与他人或者说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关系的无能。而在《南迁》《茫茫夜》等作品中,“自我”“个人”则陷入“灵”与“肉”的分裂与冲突中:其身体欲望被一再唤醒,但却又在意识、文化等层面反复受挫,因而既不能真正从欲望的满足中获得快乐,也不能在精神的层面建立起自我的价值支点。由此可见,郁达夫在其早期小说中实际已直观地把握到了五四个人主义在“中与西”“个与群”“灵与肉”三个层面的价值困局中极其复杂的交叠关系,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其独创性探索的起点。

既然五四个人主义的价值困局在郁达夫早期小说中被直观把握为“自我的迷惘”,那么,如何走出这种“迷惘”状态,也就成为郁达夫独创性探索的基本内容。应该说,在这一“走出”的过程中,“零余者的自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第三章正是对此问题的集中探讨。这里包含了三个层次:首先,《茑萝行》《还乡记》等作品揭示了“零余者的自觉”的现代中国语境,“现代”在此以一种“磨难”的方式在五四觉醒的个人或自我面前呈现出来。其次,通过对《零余者》一文的分析表明,“零余者的自觉”不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自我感叹,而且在积极的意义上表现为一种个体独在的自觉,即“我”在“零余”中把握到“我”抽身于角色性存在、有用性存在的作为个体的绝对独自存在——由此,五四之“自我发见”对自我、个人的手段性、工具性理解的局限也就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再次,《十一月初三》一文则进一步揭示出,“零余者的自觉”不仅仅是个体独在的自觉,同时也是对此独在之“独而不立”的欠缺状态的自觉。作为该作品之意义核心的“半把剪刀”之喻,不仅仅包含了“零余者”的价值欠缺的一面,而且包含了对“零余者”的“独而不立”的欠缺性价值结构如何走向完整的期待。

《十一月初三》中的“半把剪刀”之喻所确立的大致方向,是在“零余”之外寻找能够与“零余”建立起有序的价值关系的另一个支点。第四章结合郁达夫晚期小说中的部分作品,讨论了其所进行的这样一种努力。《烟影》《纸币的跳跃》《东梓关》等作品,描述了以文朴为代表的零余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零余者既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传统的激烈对抗关系,又保持了五四对传统的疑虑与疏离。不过,最重要的则是对“亲和”这另一可能的价值支点的发现。在此基础上,郁达夫的名作《迟桂花》描述了两在“零